



# 劇中人物

克萊孟伯爵 (Count Clairmont)

伊密爾葛雷羅 (Emil Grelier) —— 比國有名的著作家

琦茵 (Jeanne) —— 葛雷羅夫人

比雷 (Pierre) —— 葛雷羅的長子

莫利司 (Maurice) —— 葛雷羅的次子

拉格德 (Lagard) —— 內閣閣員

將軍 —— 克萊孟伯爵的副官

瘋女郎

佛郎西斯 (Francois) —— 園丁

亨利泰 (Henrietta) —— 女僕

雪爾維娜 (Silvina) —— 婢女

德軍司令官

勃羅門斐爾德 (Von Blumenfeld) —— 德國陸軍中尉

列采 (Von Ritzau)

史泰 (Von Stein)

德國軍官

蕭斯 (Von Schauss)

克洛次 (Kloetz) —— 陸軍工程師

齊克勒 (Zigler)

葛拉左 (Greitzer)

電信技師

德國軍官

比國農民

醫生郎克羅 (Doctor Langlois)

車夫 —— 比國人

## 第一幕

(這件事實發生在比利時國。那時在一九一四年，正當歐戰風雲初起的時候。

佈景是比利時國有名著作家伊密爾葛雷羅的別墅附近的一個花園。一座石頭砌的圍牆造成了葛雷羅的地產和花園的界限。在矮樹梢和石頭牆後面，露出一帶隱隱約約的紅色屋脊。那裏有市鎮裏的房屋，市議事廳，和一所古式的禮拜堂。那裏的人都已經知道戰事了；那裏禮拜堂的鐘聲，也不安寧了，可是花園裏還是太平無事的。一個佈置精雅的小花園；有香有色的花朵；開花的幼樹園；一個角隅的暖房。玻璃的房蓋半開着。太陽光溫然照着；空氣裏有蔚藍色的薄霧。真是又暖和又安靜的一天。種種的顏色彷彿都是異樣地溫柔；單是那景前花朵的顏色，分外地鮮明可愛。

佛郎西斯坐在一張花牀旁邊；手裏拿着剪刀，在那裏修剪玫瑰花。他是一個老年人，頭髮灰白了，耳朵也聾了。他是一個很嚴澀的比利時人。他口裏啣着一枝土製的煙管。佛郎西斯正在那裏工作咧。他絲毫沒有聽見鐘聲。花園裏單是他一個人。他覺得萬物都是平安和靜止的。

但是有一件東西引起了她微微的恐怖。他聽見一聲模糊的呼喚。他望四面看了一下——但是沒有看見一個人影。他低聲自唱了一曲不帶字句的歌。忽然他中止了，站起身來，手裏拿着剪刀，又向四面看望了一回。

佛郎西斯 誰喚我呢？

（他沒有看見人影。他望着暖房——他好像覺得有人正在那裏喚他。）

伊密爾先生，我聽見你了，我在這裏。

（他沒有看見人影。他縐着眉頭，發怒地叫喊起來。）

誰喚我這裏沒有人。

（他望了一下天，又望了一下花，仍舊靜靜地繼續他的工作。）

他們說我耳朵聾了。但是我聽見有人喚我二次：『佛郎西斯！』『佛郎西斯！』不是，也許我的血在我的耳朵裏做聲呢。

（沈靜。但是他的不安寧的神色沒有沈下。他又側耳細聽。）

我還能聽見有人喚我：『佛郎西斯！』好極，佛郎西斯在這裏；誰需要我，他再喚好啦，我不走的。我不能聽見小鳥的啾啾鳴聲；在我，這些小鳥好久不做聲了，胡說——這些小鳥好罷，我的耳朵是聾的——也許有人以為我要爲着這個傷心吧？

（他扭着嘴微微地一笑。）

我的眼睛呢？那又是一件事。我的眼睛呀！佛郎西斯，你爲什麼永久沈靜呢？若使我聽不見你的愚笨的回答，我爲什麼要說話講話哪，聽話哪——都是胡說。我看見的比你聽見的還多咧。

（笑）

是，我看見這個了。但是聽從他，你學習的可以比蘇羅門（Solomon）知道的還多。那就是聖經上說的——蘇羅門在你，世間都是空談和雜話；在我，他好像一幅彩色的聖母瑪利（Madon）像，彷彿一幅彩色的聖母瑪利像。

（鐘聲響了，遠遠地一個少年的聲音叫着：『爸爸！』『爸爸！』又喚着『佛郎西斯！』莫利司從房子裏快步的走來。他是一個十七歲左右的青年，就是伊密爾葛雷羅的次子。他又喚了佛郎

西斯一聲，但是佛郎西斯沒有聽見。最後他就貼近佛郎西斯的耳朵，大聲的叫起來。

莫利司 佛郎西斯，你怎麼會事？我喚你呢。我喚你呢。你看見了爸爸沒有？

佛郎西斯 （安靜的，不回頭）莫利司，你喚我麼？我聽見你的喚聲好久了。

莫利司 你聽見了，可是不答應。你真怪僻！你看見了爸爸沒有？我正在各處找他。快點！爸爸在什麼地方？

佛郎西斯 爸爸麼？

莫利司 （大聲叫）爸爸在什麼地方？你看見他了沒有？雪爾維娜說他到暖房去的。你聽見麼？

佛郎西斯 他不在那裏。今天早晨我和他講話，但是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了。沒有。

莫利司 怎麼辦呢？他們正在打鐘啊！佛郎西斯，怎麼辦——你聽見他們打鐘麼？

佛郎西斯 啊！我聽見的。我的孩子，你可要玫瑰花麼？

莫利司 無論什麼事情你都不懂得——你真令人不耐煩啊！他們在街上跑，他們都在那裏跑，

爸爸卻不在這裏。我立刻也要望那裏跑。他也許在那裏。這樣的日子啊！

佛郎西斯 誰跑？

莫利司 你不懂得什麼！（大聲叫）他們已經殺進比利時的境界了！

佛郎西斯 誰已經殺進比利時了？

莫利司 他們——普魯士人，你不能够明白麼？這是戰事！戰事！想想將要發生的事情。比雷就得去，並且我也要去。無論如何，我不願意留在這裏的。

佛郎西斯（站直身體，剪刀落下）打仗麼？我的孩子，胡說！誰已經殺進比利時了？

莫利司 他們——普魯士人。比雷現在就要去，並且我也要去——無論如何，我不願意躲避的，明白麼？現在比利時要變成什麼樣子——這卻很難推測。他們昨天殺進了比利時的境界——

——你明白麼——這種惡漢！

（遠遠地，城裏狹小的街道上，不安寧的脚步聲和車輪聲越發響了。遠遠的種種聲音混合成一種預兆的悲慘聲，充滿了警報。鐘聲好像困頓了，有時安靜，有時聲浪極高。佛郎西斯靜聽了一會，但是沒有聽見什麼。他帶着很生氣的模样，再拾起剪刀來。）



莫利司 佛郎西斯！

佛郎西斯（堅決的）那都是胡說！我的孩子，你鬧些什麼？不會打仗的——那是不可能的。

莫利司 你自己是一個老笨伯！他們殺進比利時了——你明白麼——他們已經在這裏了。

佛郎西斯 那是不確實的。

莫利司 爲什麼那是不確實的呢？

佛郎西斯 因爲那是不可能的。那報紙上登載瞎話。他們都瘋了。他們都是傻子和瘋人——不是別的。什麼普魯士人？少年，你不應該和我這樣開玩笑啊。

莫利司 但是你聽——

佛郎西斯 普魯士人！什麼普魯士人？我一個普魯士人也不認識，並且我也不要認識他們。

莫利司 但是老頭兒，你要明白，他們已經在那裏用砲攻擊利奇（Lige）地方了！

佛郎西斯 不！

莫利司 他們已經殺死許多人了。你這個人真奇怪！你沒有聽見那鐘聲麼？百姓都聚在十字街

前他們都跑着，婦女們都哭着。那是什麼？

佛郎西斯（動怒的）你跨上花牀了下來！

莫利司 不要煩惱我！他們爲什麼這樣高聲地叫喊呢？那裏發生事情了。

（遠遠地送來一陣喇叭聲。衆人的呼聲更高了。微微地聽見比利時國歌的聲音。忽然雜亂的聲音中間夾着一片預兆的沈靜，一會兒又是一陣幽靜的鐘聲。）

莫利司 現在他們靜了……這是什麼意思？

佛郎西斯 胡說，胡說！（狂怒的）你又跨上花牀了下來！你完全失了你的理性去，去！普魯士人！

……

莫利司 你才失了你的理性咧！

佛郎西斯 我是七十歲了，你卻和我講起普魯士人來，去！

（又聽見衆人的呼聲。婢女雪爾維娜從屋裏跑出來，口裏叫着：「莫利司先生！」）

雪爾維娜 請你到家裏來，琦茵夫人喚你呢。夫人就要出去，請你來。



(打仗的聲音放大了。佛郎西斯再細聽，他聽見了。他顯出默想的神色來。他的雙眼現出恐怖的樣子。他的神情彷彿頓時解決了一個可怕的問題。他垂下頭，走來走去，好像靜心細聽的模樣。他忽然擲下剪刀。他感受了一種恐怖的知覺。他舉起他的手來。)

我聽見了，不，不，現在我聽不見聲音了。喔，上帝啊，求你賜我聽力！

(他低下了頭，伸長了頸，又希望聽見快的聲音。他的頭髮雜亂了。他的眼睛凝視着，他盡力的聽。他忽然聽見鐘聲和一片失望聲。他退後了幾步，又舉起手來。)

我的上帝啊！他們打鐘！他們啼哭！打仗！什麼打仗？什麼打仗？誰在那裏——誰叫着『打仗？』

(鐘聲和呼聲更響了。伊密爾葛雷羅在小路上匆忙地走路。)

伊密爾葛雷羅 佛郎西斯，你叫喊什麼？莫利司在什麼地方？家裏沒有人。

佛郎西斯 是打仗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是的，打仗了。普魯士人已經殺進比利時了。但是你什麼也聽不見。

佛郎西斯 (苦痛的細聽) 我聽見，我聽見了。他們殺人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啊，他們殺人咧。普魯士人已經殺進比利時了。莫利司在什麼地方？

佛郎西斯 但是，伊密爾先生——但是，先生，什麼普魯士人？請你寬恕我；我是七十歲了，並且我失了聽覺好久了。（哭）

真的打仗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真的打仗了。我也不明白。但是戰爭已經開始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是，老頭兒，打仗了。

佛郎西斯 先生，告訴我。告訴我打仗這回事。我信你和我信上帝一樣。告訴我罷。我能够聽見你的說話。他們殺人麼？

伊密爾葛雷羅 打仗了！佛郎西斯，恐怖啊！戰事的真相很難明白——是，很難。

（他繃眉頭并且神經顛倒地摩擦他的灰白色的前額。）

佛郎西斯（曲腰，啼哭，搖頭）花呢？我們的花呢？

伊密爾葛雷羅（心不在的）我們的花麼？佛郎西斯，不要啼哭——啊，那是什麼？

(鐘聲靜止了。衆百姓的哭聲和呼聲變成一種調和的聲浪——一片遠遠的歡呼聲。那裏好像有一種重要的報告。)

伊密爾葛雷羅 (心不在的) 我們的百姓在那裏等候國王——他是到利奇地方去是的是的

(沈靜。忽然一片雷動似的聲音。一會兒又變成歌聲——衆百姓正唱着比利時的國歌。) 幕

下

第一幕完



## 第二幕

(伊密爾葛雷羅別墅裏的會客廳。空氣和光線都很充足。客廳裏盛設許多花草。一帶又長又大的窗開着，可以望見花園裏的景色。一扇小窗，差不多完全被葛藤的葉子遮蔽了。)

房間裏只有伊密爾葛雷羅和他的長子比雷。比雷是一個文弱又俊俏的少年。他身上穿着陸軍制服。他們在房裏慢慢地走來走去，態度很從容的。比雷覺得很心焦，他想走快些，但是他的尊敬父親的心又把他的步行的速度減少了。

伊密爾葛雷羅 多少幾羅密達 (Kilometer) ?

比雷 到第爾孟 (Tirlemont) 地方是二十五或是三十個幾羅密達——到這裏——

伊密爾葛雷羅 七十四或是五——

比雷 是的——七十五，大約一百個幾羅密達。父親，這是不遠。

伊密爾葛雷羅 不遠。我好像聽見放砲了。我昨天晚上聽見的。

比雷 不，這個怕不可能罷。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記錯了。但是那探海燈的光線可以看見的。那些一定是光力極強的探海燈。媽媽也看見了。

比雷 真的麼？父親，你又受了不眠病的痛苦麼？

伊密爾葛雷羅 我夜晚照常安睡的。一百個幾羅密達——一百個幾羅密達——

(沈靜。比雷呆呆地望着他的父親看。)

比雷 父親！

伊密爾葛雷羅 啊？比雷，時候還早——開車以前，你還有三點鐘的工夫。我正看着時候呢。

比雷 父親，我知道，我正想着別的事情——父親，告訴我，你還有一些希望麼？(沈靜)

我躊躇着，我和你講話覺得有幾分心亂——父親，你比我聰明得多……是的，是的，這自然是

妄話，但是這幾天我在軍隊裏得到的消息使我絕少希望。他們來勢洶湧，人哪，馬哪，軍火哪，槍械哪——團體又堅固，輜重又充足——簡直沒有抵禦的可能。我覺得測量地震勢力時間表

(Selsmogriopn) 一定可以指明他們經過的地點——他們在地面上的壓力這樣的大。我們